鄉黨圖考補證

鄉黨圖考補證卷五

黃縣王漸鴻著

飲食

神農時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始爲飲食考注引譙周古史考

神農氏製醫藥以療人病當有烹炮煎炙之術而云加米於燒石之上恐未必然抑或釜甑之用未廣民間猶有燒石加米者與

炮豚炮牂八珍之三四饌考注

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未詳列八物之目鄭注據禮記

內則以湆熬湆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爲八珍但內則肝膋之上有糝肝膋之下有酏賈疏據醢人糝食酏食是羞豆之食非珍物然內則豚牂皆炮同一作法但標其目曰炮鄭分炮豚炮牂爲二以充八珍之數究未知其合否也圖考從鄭注亦姑從之云爾

說文以糲米一斛舂九斗曰糳舂八斗曰毇注米精粗考

說文金部鑿穿木也無舂九斗曰鑿之文論語食不厭精集註精鑿也左傳粢食不鑿釋文曰鑿精米也

鑿皆當爲糳誤作鑿耳說文毇部毇米一斛舂爲八斗也糳糲米一斛舂爲九斗段注據九章算術康成詩箋及釋文引字林較定糳當爲八斗江氏引字林糲米斛舂八斗曰鑿

守訓案說文毇字訓米一斛舂八斗糳字訓糲米一斛舂九斗桂未谷據釋文字林謂毇當爲九斗糳當爲八斗謂兩字注宜互易之若糳書爲鑿則沿誤已久左傳釋文之外楚辭九章鑿申椒以爲糧亦如糲字說文本從米從萬後人皆誤爲從米從厲

匕又謂之梜朼管子弟子職曰右執梜朼食考

管子弟子職右執梜匕圖考引作梜朼誤也挾匕之

挾從手朼即匕有柄有勺梜箸也二物不同曲禮羹

之有菜者用梜鄭注曰梜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爲梜

提士喪禮乃朼載鄭注曰古文朼爲匕案匕之別有

二有黍稷之匕有牲匕吉事用棘喪事用桑牲匕之

別亦有二有挑匕有疏匕疏匕者鄭注有司徹謂匕

柄有刻飾者又曰挑匕疏匕皆有淺升挑長柄可以

抒物於器中賈疏曰言淺升對尋常勺升深今案有

司徹曰司馬執挑匕以挹湇注於疏匕者三則疏匕勺升當深於挑匕疏大也勺升大故曰疏匕鄭解疏爲刻別是一義此皆牲匕也若管子弟子職右執挾匕則黍稷之匕也

飯傷熱溼者水火不得宜饐餲考

水火不得宜乃失飪耳傷熱溼者庋閣之食遇氣候煖或暑薰蒸之氣所致李巡云饐餲皆飲食敗壞之名是也　金氏鄉黨正義曰孔注云饐餲臭味變也爾雅食饐謂之餲是饐餲義同孔注所本也朱註云

饐飯傷熱溼也字林訓饐爲飯傷熱溼說文訓饐爲飯傷溼皆非也　案字林與爾雅及孔氏論語注其說皆合未見其有不同蓋飯傷熱溼者乃庋閣之食也釋文引倉頡篇云饐食臭敗也葛洪字苑云饐餕臭也是卽傷熱溼之謂若非傷熱溼何由而臭變也金氏謂傷熱溼爲失飪之類失生熟之節此襲江氏圖考之說金氏好駁圖考此又沿其誤何也　金氏又曰饐餲二字中著一而字其義須稍有別皇侃疏饐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餲爲經久而味惡也是饐

爲臭變餲爲味變　案此說是也江氏謂味變則氣亦變然氣變卽臭惡也凡物經久則味變再久則腐臭而氣亦變矣味變者嘗而知之氣變者嗅而知之此臭與味之別也

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太牢內考引王制疏

此疏旣引玉藻天子日食少牢諸侯日特牲而乃云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太牢諸侯日食少牢由誤解周禮而誤也周禮天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鼎十有二物爲一句卽少牢禮肩臂臑膊胳脊

脣腸胃肺魚腊膚十二物也鄭注周禮誤讀鼎十有二為句故誤謂日食太牢耳有辨見周禮條辨本條下國語楚語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太牢韋昭注曰舉人君朔望之盛饌與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合又案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諸侯日特牲朔月少牢疏家依此推之謂大夫之食日特豚朔月特牲此唯孤卿或然下大夫不必然矣或因夫子餒敗不食謂夫子食必新殺是日特豚矣非也餒敗不食者無之則已有之而餒敗則不食耳且夫子餒敗不食即不為

大夫亦然也劉氏秋槎雜記謂大夫日食特豚是公膳謂左傳公膳日雙雞是齊不如禮今案玉藻君旣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據此則大夫之退甚早未至食時已退矣詩羔羊曰委蛇委蛇自公退食是退食於家不能常有公膳也齊人公膳日雙雞或是宗室之貴臣有公膳或因當時連日有事不得歸故有公膳未可知也

祭饗之割自當有法此所記乃常食之割也

鄉黨所記者常食之割邢疏謂析解牲體脊脅臂臑之數禮有正數者彼是祭饗之割圖考駁之是也然圖考所引割心割舌二條仍是祭饗之割皆不若集註以正爲方正引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爲證最爲允當

魚謂之鮨 魚考引爾雅

爾雅魚謂之鮨郭注曰鮓屬也郝蘭皋爾雅義疏曰說文鮨魚胳醬也出蜀中書鈔一百四十六引爾雅舊注云蜀人取魚以爲鮨與說文合郭以鮨爲鮓屬

非也鮓乃以鹽藏魚鮨是以魚作醬　案爾雅魚謂之鮨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臡是釋諸醬之名劉熙釋名鮓葅也以鹽釀魚爲葅熟而食之也鮓爲葅鮨爲醬更以說文證之郭氏誤無疑

爾雅魚謂之餒注餒肉爛　餒敗考

據邢昺引公羊傳及何休注肉爛當作內爛

菜羹但有鹽菜內則所謂芼羹　羹考

菜羹非芼羹也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梜疏曰其有肉調者犬羹兔羹之屬或當用匕是謂菜羹無肉也內

則芼羹疏曰牛藿羊苦豕薇用菜雜肉爲羹是謂芼羹有肉也曲禮疏以有菜者爲鉶羹案鉶羹即芼羹有菜又有肉故少牢饋食禮曰羊鉶豕鉶皆有芼公食大夫禮有鉶羹下記謂之鉶芼天官亨人注曰牛藿羊苦豕薇盛之鉶器謂之鉶羹若盛之於豆即謂之庶羞則鉶羹有肉明矣蓋羹有以菜雜肉爲之者牛藿羊苦豕薇及犬羹兔羹雞羹雉羹魚羹之屬凡有菜者皆芼羹也有但以肉涪爲之不加鹽菜者膷臐膮太羹是也鄉黨所謂菜羹不但無肉亦無肉涪

莊子孔子阨於陳蔡之閒藜羹不糁糁者以米屑糁之菜羹無肉但以米屑糁之而已其尤薄者則不糁也

飯之色臭惡已在餲中 色惡臭惡考

色惡臭惡兼飯食魚肉邢疏謂飯食及肉顏色香臭變惡者是也圖考謂飯之色臭惡已在餲中而別引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以爲色臭惡之證恐與此經不合

失飪失生熟之節 失飪考引論語孔注

說文飪大熟也儀禮聘禮唯羹飪特牲禮請期曰羹飪皆以飪爲熟朱子以飪爲烹調生熟之節兼烹調義更完備天官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易氏祓曰水有多寡火有緩急齊其水火而使之無過不及此生熟之節也昭二十年傳曰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此烹調之節也　黃雲石守儁鄉黨考曰內則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兎羹和糝不蓼言羹各有所宜之食當云食各有所宜之羹而皆以五味調和

米屑爲糝不用加蓼是亦烹調之一事又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駕釀之蓼言或爲羹不爲羹而用梅用藙用蓼亦烹調之一事　案內則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鄭注凡濡謂烹之以汁和也此亦烹調之一事黃氏謂濡雞之等非失飪之事然皆有烹調生熟之節不得謂無失飪之事又爾雅釋器米者謂之檗李巡云飯米半腥半熟曰檗說文檗炊米者謂之檗段注曰言炊爨之失

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強熟之類不時考引或問

詔見後漢鄧皇后紀又前漢召信臣傳曰大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爇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

客之則已當祭侍食考

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鄭注曰雖見客猶不敢備禮也圖考謂當祭似少誤孔疏曰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活潑潑地

葷辛物謂葱韭䪥也 變食考

葷辛物不但葱韭䪥也蒜最臭說文艸部葷臭菜也又曰蒜葷菜徐鉉曰葷臭菜也通謂芸臺椿韭葱蒜阿魏之屬

舊說工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疑未必然當是六詩遞歌瑟與笙皆應之注 飲酒考

合樂者堂上鼓瑟堂下吹笙同時並作是謂合樂其六詩則仍一一歌之不可合也若如孔氏說則是瑟

一詩而後笙一詩何以爲合樂儀禮賈疏曰二南各三終其說近是二南各三終者周南關雎葛覃卷耳三終瑟與笙合奏之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三終瑟與笙合奏之

脫屨升坐 鄉飲酒義

鄉飲酒禮賓主皆脫屨堂下也燕坐之法長者一人解屨堂上曲禮君子欠伸撰杖屨是也侍坐者皆解屨堂下曲禮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是也若在室則長者一人解屨戶內餘皆解屨戶外曲禮戶外有

二屨陳澔謂內有三人是也若君臣禮飲則君解屨堂上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脫屨堂下疏謂君脫屨堂上席側是也惟鄉飲酒禮賓主皆脫屨堂下禮曰賓主人介遵者眾賓皆降脫屨是也古人非坐不脫屨既脫屨則必跣陳氏祥道曰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其君戟手而怒之哀二十五此知脫屨而不知跣也後世人臣脫屨然後升堂此不知非坐不脫屨也今案燕坐與飲酒坐皆必脫屨坐時久也食禮雖坐亦不脫屨公食大夫禮賓升席坐無脫屨之文坐時暫故也鄉

飲酒禮及燕禮大射儀贊者亦不脫屨禮畧也少儀曰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此可見脫屨則必跣矣劉向說苑曰晉平公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屨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屨而上人主堂者乎劉向此言狃於漢禮脫屨然後升堂不知古人非坐不脫屨又不知贊者飲酒坐亦不脫屨

鄉飲酒之禮有四

鄉飲酒義孔疏曰此篇有四焉一則三年賓興賢能

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儀禮賈疏說亦同又曰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　案鄉飲酒禮爲經鄉飲酒義爲傳經所未備傳因而明之不必强分爲四也射義云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則因射而飲不獨州長矣周禮鄉大夫旣興賢能退而行鄉射之禮亦必先飲酒儀禮鄉射篇不專爲州長設也且鄉大夫賓興之年再飲酒非一飲也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

鄉上齒習射卽鄉射禮習鄉卽鄉飲酒禮也若所謂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此卽鄉黨之鄉人飲酒
耳

此衞武公自悔之辭 注

詩小雅賓之初筵朱子以爲衞武公飲酒悔過之詩
用韓詩說也竊疑衞詩不當攙入於雅燕禮記曰燕
朝服于寢諸侯之朝服元冠也而詩云側弁之俄則
是皮弁服皮弁王朝之朝服也詩序曰賓之初筵衞
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是此詩

乃指王朝而言以側弁證之則詩序之說不可易矣鄭箋頍弁詩亦引燕禮云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則此詩是衛武公在王朝所作無疑又此詩鐘鼓既設鄭箋曰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孔疏曰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縣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於舉酬始言鐘鼓既設故知將射改縣也大射不言改縣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縣東西縣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閒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天子於其臣

備宮縣將射而改之故於此此言既設也案此疏引大射儀諸侯之禮明此爲天子之禮其說極爲明核韓詩以爲衛武公自飲酒顯然誤矣　徐位山文靖管城碩記曰賓之初筵武公刺時言君臣上下沈湎淫液之事故列之於小雅抑戒者衛武公刺厲王言天子之事故列之於大雅　案國語楚語曰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云云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懿戒卽抑戒左氏以爲自儆之詩詩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二說當兼之刺厲王以自

儆故得列於雅蓋亦衞武公入相而作若在國自儆無關王朝之事亦不得列於雅矣賓之初筵序曰武公既入而作是詩案史記衞世家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卽位髦年而後作抑戒刺厲王則亦是追刺蓋武公卽位在宣王之世入相在平王之世賓之初筵抑戒二詩皆作於平王之時淇澳正義謂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爲卿士非也

器用

輿下三面材謂之軓 車輿考

考工記輈人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軓前十尺鄭注謂輈軓以前之長鄭司農曰軓式前也書或作軋　案謂輈出軓前其長十尺也輈在軓前則軓在式前矣禮記少儀祭左右軓范鄭注曰軓與范聲同謂式前也案軓爲式前則前一面有軓左右兩面不謂之軓也據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則少儀當云祭左右軹祭范省一祭字耳大馭祭兩軹軹字少儀祭左右軌軌字皆誤戴東原云當作軒見儀禮禮記條辨本條下

僕者在車背後面前　綏考引少儀疏

孔疏本作背君面嚮前但此時君猶未出疏言背君必有譌誤圖考引此疏當仍其原文而辨其誤竟改其文不可爲訓孫敬軒曰疏謂背君向前而申綏於面不可曉疑是疏文有誤脫若刪去君由後升至向前十三字則其文亦自通曉

加萑席　席考引公食大夫禮　案此在公食大夫記

公食大夫禮記蒲筵常加萑席尋萑今文作莞鄭氏繼公曰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

是蒲筵之上宜加莞席也萑乃葦屬其爲物麤惡故
司几筵惟於喪事則用萑席似不可用之於此禮宜
從今文作莞莞小蒲也
守訓案說文莞字下云草也可以爲席萑字下云今
本草多也桂末谷謂此非原文引增韻云萑藰也謂
郎藰臭草觀此則公食禮必爲莞席矣以敖說爲是
鴻恩案加萑席之萑乃雈字之譌說文雈亂也从艸
雈聲與莞古音同故今文作莞也
容貌

春官大祝辨九𢷎古拜字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注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拜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拜考

吉拜凶拜祗當以稽顙不稽顙爲別喪服小記曰爲父母長子稽顙婦人爲夫爲長子稽顙其餘則否此即雜記所謂三年之喪以其喪拜其餘則否者即雜記所謂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是也吉拜如平時之空首拜但以尚右手爲異辨見周禮條辨本條下

肅拜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爲正

肅拜婦人之拜也軍中之肅不拜辨見周禮條辨本條下

肅拜不跪如今人之揖

肅拜跪而舉首下手也凡不跪不謂之拜鄭司農曰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案軍中之肅不拜漢人曰撎撎即揖也推手向前曰揖引手向身曰撎辨見周禮條辨本條下

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拜考引曲禮

曲禮此文於經無確證孔疏云此謂使臣受勞已竟

次見彼國卿大夫也惟賢是敬不論賓主貴賤今案使臣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即聘禮賓朝服問卿及下大夫之事其時先拜後拜經有明文禮有一定非不論賓主貴賤也江氏儀禮補義曰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如納采禮賓飲射燕食迎賓拜至答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如士相見壻見婦之父母介私面於卿案此可備一說

拾級聚足 升堂降等考引曲禮

鄭注謂拾級聚足是前足躡一級後足從之併是但

解聚足非拾級也拾級者如射者之拾取矢拾發投壺之拾投哭踊之拾踊皆以二人更迭謂之拾主人與客升階亦然說詳禮記條辨

凡栗階不過二等燕禮記

栗階不過二等者賈氏云天子九等階以下至三等士階三等皆留上等爲栗階孔氏云升一等而後散升二說不同圖考從孔氏郝氏敬以爲栗與歷通凡歷階者一足踐一級故曰不過二等又與賈孔皆異王伯申亦謂栗階即歷階引考工記栗氏爲量古文栗或

作歷當以郝氏為定解注疏分栗階與歷階為二非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坐考引曲禮

注曰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專席而坐降居處也專猶單也案側席而坐坐於席之邊側專席而坐據席中而坐也檀弓曰齊衰不以邊坐辨見禮記條辨本條下

君子居恆當戶居考引玉藻

江氏駁玉藻謂君子居不宜當戶謂居室則戶當闔

未必然也曲禮曰戶開亦開戶闔亦闔開闔固無定矣又謂牖所以為明非以戶為明開戶則有風寒亦非淮南子說林訓曰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蓋古人室在堂後牖之為明無多故鄭君以當戶為鄉明若謂當戶有風寒夫子平素謹疾又感兩楹之夢豈肯於蚤作之時當戶而坐乎江氏謂孔子當戶而坐是坐於堂上然堂上之坐未有當戶者又謂室中以奧為尊與弟子同居長者居奧此說是然同居則長者居奧獨居則當戶鄉明曲禮玉藻互相備耳且曲

禮有請席何鄉之文則可以居奧而東鄉亦可以當戶而南鄉矣不得以居奧爲是當戶爲非也胡竹邨以居恆當戶爲燕寢謂燕寢有側戶東出與房相連當戶卽是居奧此亦穿鑿之說也古人晝常居正寢夜常居燕寢若以居恆當戶爲燕寢是謂君子居恆燕寢矣可乎哉正寢之室戶在東南隅其東北隅與戶相對謂之宧說文宧養也室之東北隅食所居劉熙釋名亦曰宧養也字又通頤爾雅釋詁頤養也然則當戶是在室之東北隅爲君子頤養之所也

升車尊者履石尸乘以几婦乘以几孔子是履地而升

升車考

戰國策趙武靈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是乘以石者不獨人君也焦氏易林屯之否又泰之晉隨之升解之咸登几上輿駕駟南遊是乘以几者不獨尸與婦人也然則天子升車亦當有物履之其列國周遊不必常乘以石蓋亦乘以几輿

雜輿

上一大夫主司事　上大夫下大夫考引周禮大宰疏

周禮大宰疏曰一大夫主司冠事圖考引此脫一冠

字

魯自成襄以來有四卿

春秋之季魯有四卿文宣成襄之閒魯不止四卿也

全謝山經史問答曰魯公族之與三桓共爲卿者前

有臧氏東門氏凡五卿今案成公之世季孫行父叔

孫僑如仲孫蔑臧孫許公孫嬰齊仲嬰齊並書於經

不止五卿也公孫嬰齊叔肸之子子叔聲伯也仲嬰

齊東門襄仲之子亦曰公孫嬰齊春秋稱仲嬰齊以別之又前此文公之世季孫行父叔孫得臣孟孫未賜族經書公孫敖此三桓之外有東門遂臧孫辰叔仲彭生皆與三桓同時是六卿矣叔仲彭生即惠伯也此時又有單伯公羊穀梁皆謂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也春秋莊元年單伯逆王姬左氏春秋作送王姬杜注單伯王卿也說與公穀異先儒多從公穀案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左氏傳曰春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夏單伯會之則單伯王官也當以左氏為是

宣公弟叔肸之後為叔氏有叔老叔弓叔輒叔詣叔還

叔肸之子爲子叔聲伯卽公孫嬰齊也叔弓之子有
叔輒叔輒卒其弟叔鞅始嗣爲卿
象魏十日斂藏之於明堂於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
朔吉月考引周禮大宰疏
象魏非月朔也象魏卽大宰所布治象之灋司徒教
象之灋司馬政象之灋司寇刑象之灋每歲正月之
吉一懸之無十二月之異也月朔則每月不同故須
每月一聽朔周禮大史職須告朔於邦國鄭司農曰
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言朔者以十二月歷及

政令今案周書序曰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即月朔也今周書月令篇亡禮記月令篇非周公原書然以夏小正參觀之知月朔所布者乃先王之所以茂對時育萬物與象魏異也天子月朔藏於明堂諸侯月朔藏於祖廟而象魏則藏於雉門之兩觀故兩觀亦名象魏哀公三年桓僖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可知象魏即藏於兩觀之上恐災及之故命別藏之也周禮大宰司徒司馬司寇各須其灋於邦國都鄙此所須者象魏之灋也大史

須朔於邦國此所須者月朔之令也經文俱在豈可混而一之

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疑終月當作終日　視朔考

終月云者猶言終朔謂終竟聽朔之事也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經書不告月穀梁傳曰何爲不言朔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然則終月卽終朔以其閏月故云終月耳居門終月謂居明堂門也注疏謂居路寢門誤江氏欲改終月爲終日尤誤

告朔又謂之告月又謂之朝享又謂之朝廟又謂之朝正又謂之月祭 玉藻疏

閏月告朔然後謂之告月見文公六年穀梁傳非每月皆謂告月也正月告朔然後謂之朝正見襄公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左氏傳非每月皆謂朝正也圖考但辨其朝享之誤而不知其所謂告月朝正皆誤也

朝享與追享同爲四時之閒祀當是大祫之祭數年一行

追享朝享爲四時之閒祀見周禮司尊彝孔氏謂卽

月朔之朝廟沿康成之誤也康成以朝享爲月朔之朝廟圖考又誤謂追享朝享皆爲大祫數年一行今考周禮司尊彝追享朝享鄭司農注曰謂禘祫也然則追享禘也朝享祫也禘祫年月先儒聚訟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說本禮緯近儒多非之公羊說五年而再殷祭公羊亦是讖學不足信也張子橫渠謂追享爲禘朝享爲祫每歲舉行此說最允蓋惟每歲舉行故名四時之間祀也　後漢書張純傳曰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

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　案此引禮說即禮緯之說也禘以四月閒於春夏祫以十月閒於秋冬與周禮閒祀之說合以禘爲諦定昭穆尊卑與春秋文公二年因禘而躋僖公亦合（魯無大祫之祭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廟即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禘以夏正四月魯禘以夏正六月別有辨）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與四時閒祀不合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鄭司農以追享爲禘朝享爲祫禘

追祭其所自出故爲追享祫羣廟皆朝於太祖而合食故爲朝享　案此說是也但禘亦兼及羣廟不專祭其所自出也班固白虎通義曰禘祫及遷廟者以能世世繼君之體持其統由親及遠不忘先祖也北堂書鈔九十引五經通義曰祫者皆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禘者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也案已遷廟主世代已遠故禘以審諦昭穆爲義也互詳周禮追享朝享及禮運魯之郊禘明堂位季夏六月各條辨下

是後視朔之禮遂廢穀梁注

春秋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謂自是公無疾不視朔范甯穀梁注云是後視朔之禮遂廢皆非也經書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則六月依然視朔矣不然何以書於夏五月又何以知其爲四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 君賜考引玉藻

玉藻疏曰君賜至則拜至明日更乘服所賜往至君所又拜案此即既拜受又拜於其室所謂再拜也酒肉之賜弗再拜既拜受於家則不復拜於其室也聘禮公之饔餼饗食燕羞俶獻皆明日拜於朝者賓主

禮隆故與常禮異也朱子或問云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以拜此用玉藻之文而連言飲食誤集註引范氏說亦誤飲食之賜既拜受則不復拜於其室矣即其拜受之時亦非先嘗後拜論語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是在使者既去之後非對使者嘗之也言先嘗者集註謂餘當以頒賜是也凡君賜主人迎使者於大門外再拜使者不答拜揖使者入升堂使者持所賜之物西階上東面致命熟食則操醬齊以致命主人下堂阼階之西北面再拜稽

首使者辭升成拜大夫賜亦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
北面再拜然後授受飲食雖薄物亦必先拜命然後
受無先嘗後拜之禮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正是先拜
後受既授受使者降出主人以所賜之物授宰無宰則授子弟遂出送使者重禮則儐使者嘗與不嘗使者不得而知也
夫子告使者不敢嘗所謂誠者正在此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祭於公考引曲禮
孔疏曰此謂士助君祭若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俎陸
氏佃曰言凡則豈特士而已蓋大夫亦自徹其歸則

君使人歸之馬氏晞孟曰特牲饋食禮賓出之後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康成謂兄弟及衆賓自徹俎而出唯賓俎有司歸之夫衆賓祭於士猶自徹其俎則大夫祭於公其自徹可知　案助祭於公大夫士皆自徹其俎士徹俎而出遂持以歸大夫自徹而出君使有司從而歸之孔子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是君胙之來不待脫冕

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　曲禮疏

此疏亦誤君大夫士之禮大夫恒避君士遠無嫌恆

與君同故君祭士祭皆歸賓俎大夫祭不歸賓俎避君禮也有司徹曰司士歸尸侑之俎鄭注尸侑尊歸其家敖氏繼公曰尸侑尊司士徹俎而歸之賓長以下則自徹而授其人以歸賈氏特牲禮疏曰有司徹歸尸侑之俎儐尸歸尸俎皆不見歸賓俎據此諸說大夫之家祭無歸賓俎之事孔氏曲禮疏引曾子問攝主不歸俎謂正主則歸也以爲大夫歸賓俎之證今案曾子問曰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

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葢士祭本當歸肉大夫祭本不歸肉今以大夫攝士之祭若歸肉則無異於士之自祭若竟不歸肉又無異於大夫之自祭故其辭如此若曰此宗兄宗弟宗子之家祭也禮宜歸肉今以在他國而使某攝之則某不敢歸肉敢辭於賓也此正可爲大夫不歸賓俎之證孔氏反據爲大夫歸賓俎之證悖矣又案攝主雖不歸賓俎而亦有頒胙之事少儀曰爲人祭曰致福也大夫之自祭雖不歸賓俎而亦頒胙少儀曰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

曰膳也致膳於君子謂致膳於君及素所尊敬之人非助祭之賓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是皆須胙之事其須於賤者則聘禮記曰胕肉及廋車是也鄉黨祭肉不出三日與朋友之饋有祭肉正是須胙之事皆非助祭之賓其助祭之賓則敖氏所謂賓長以下自徹之而授其人以歸是也

臣得獻之俎自徹之置於堂下

圖考此二句殊不可曉少牢饋食禮大夫儐尸之時賓長兄弟位皆在堂下立而不坐旣受獻俎皆薦於

其位少牢儐尸時主人酌獻賓於西階上宰夫薦脯醢司士設俎是薦於西階上也賓祭脯祭肺祭酒遂飲卒爵坐取祭以降委於西階西南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則薦俎設於堂下所立之位矣又眾賓長升拜受爵坐祭立飲卒爵若是以辯其薦脯醢與脅設於其位繼上賓而南則眾賓之薦俎發即設於堂下矣○宰夫執薦之薦今本儀禮皆訛作爵其出也自徹之至廟門外授其人以歸若君祭則諸臣之俎亦皆在堂下其在堂上者唯君及尸侑之俎耳圖考謂臣得獻之俎自徹之置於堂下意將謂臣所獻於尸之俎乎今考祭統曰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大夫起士八人餕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

下是徹之陳於堂下者是士非大夫也既陳於堂下百官餕其餘而徹去之矣祭統百官進徹之注曰進當爲餕聲之誤也並無餘肉可歸此第一日室中薦孰食之時也若大夫之自徹者乃是明日繹祭羣臣所得之薦胥耳薦脯醢胥骨體此薦胥原在堂下祭畢自徹之而出置於廟門外君使人歸之也

散齊居外寢致齊居內寢齊考

散齊致齊皆居外寢外寢正寢也一名齊寢無齊於內寢者內寢燕私之寢也非齊時所居江君蓋因祭

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之文而誤也今考祭義鄭注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五者爲致齊以不御不樂不弔爲散齊方氏慤曰齊於內者所以愼其心齊於外者所以防其物是以身心爲內外不謂內寢外寢也祭統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孔疏曰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致齊皆於正寢其實散齊亦然檀弓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曰內正寢之中疏曰恐內是燕寢故曰正寢之中玉藻宿齊戒居外寢方氏慤曰齊

戒故居外寢陳氏祥道曰君齊於路寢夫人亦齊於正寢而大夫士亦各齊於適寢散齊夜處適寢亦豫外事所謂散齊於外也致齊晝夜處適寢不豫外事所謂非致齊也不晝夜居於內據此諸說無有謂齊戒居內寢者蓋平時晝常居正寢夜常居燕寢齊則晝夜皆居正寢　金誠齋鄉黨正義曰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外謂堂內謂室　案此說亦未允當散齊時無事亦在室不常在堂致齊蓋常在室不出堂矣

八蜡數昆蟲非也 蜡祭息民考

八蜡之神依經文爲序已見陳氏禮書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數百種不數昆蟲是也王肅亦不數昆蟲而分貓虎爲二則非萬充宗禮記偶箋云司嗇卽先嗇不可分爲二貓虎二物不可合爲一案此說亦非也鄭注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后稷古官名不指周棄孔疏曰先嗇爲主司嗇從祀注疏之說未可破也萬氏合先嗇司嗇爲一者蓋因孔疏有云先嗇司嗇並是一神而不

知一字本是人字之誤孔疏本作先嗇司嗇並是人神也惠定宇按宋本一作人衞氏集說同至於迎貓迎虎經雖分言之然上文總稱之曰禽獸孔疏曰禽獸者卽下文貓虎之屬言禽獸者貓虎之外但有助田除害皆悉包之特言貓虎舉其除害甚者然則分貓虎爲二不亦拘乎鄭注謂貓虎是服不氏所教擾猛獸非是

州黨之學飲初之時正齒位及飲末醉無不如狂雜記疏

黨正於蜡祭之日以禮屬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此禮飲也亦養老之義也其賓皆耆老有德者六十者

坐五十者立侍此雖及飲末不得醉如狂雜記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謂蜡祭之日弛酒禁一國之人皆得飲酒孔子所謂一日之澤也

此經所難據十二月大難而言儺考引周禮方相氏疏夏官方相氏率百隸而時難時難者非一時也鄭注云時難者四時作方相氏以難當云三時月令季春仲秋季冬三時之難鄭皆注云方相氏掌之是也賈氏謂方相氏專據十二月大難而言誤矣鄉黨鄉人難乃據十二月大難而言

鴻恩案三時作四時者傳寫之誤也鄭注儀禮覲禮四享云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可爲三四易譌之證

季冬遂令始難 春官占夢

此卽月令命有司大難也周以建子之月爲歲首故以丑月之難爲始難 陰陽之氣功成者退或留滯焉則爲厲疫故驅之

恐已廟宅之神有所驚恐 郊特牲疏

索室驅疫未必索及於廟淮南子時則訓令國儺高

誘注曰儺散宮室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以逐不祥之氣蔡邕獨斷曰疫神居人宮室區隅善驚小兒可見非廟室矣蓋疫氣依人而行人之所居或為疫氣所染故驅之廟中胡為乎孔氏以阼階為廟之阼階非也記曰存室神也神無所不在耳其實存室神之說亦是記禮者傅會之言阼階者主人之階也立於阼階盡主人之禮也朝服敬也蔡邕獨斷曰歲竟十二月從百隸及童兒而時儺桃弧棘矢射之張平子東京賦曰爾乃卒歲大儺驅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李善注曰漢舊儀常以十二月命時難以桃弧葦矢射之錢曉徵十

駕齋養新錄曰譙周論語注十卷梁時猶存劉昭注續漢書嘗一引之鄉人儺注曰儺卻之也以葦矢射之案方相氏言執戈揚盾不言執弓矢葦矢棘矢漢儀耳附識於此以廣異聞

守訓祭以阼階爲廟之阼階始於孔安國後皇氏孔氏邢氏多從之朱子集註不註阼階而云或曰恐驚先祖五祀之神是亦疑其說矣惟論語筆解韓氏愈曰正文無廟字乃云恐驚先祖疑孔穿鑿非本旨此說甚是

補考負版

鄭氏周禮注曰版戶籍圖地圖籍與圖爲二鄉

黨負版之版鄭氏所云戶籍是也然某氏注曰負版持邦國之圖籍朱子集註亦曰持邦國圖籍者皇侃論語疏曰孔子見人擔揭國之圖版者何義門曰圖地圖籍名籍兼言圖似較全圖考專考籍不考圖薛氏應旂有負版考兼考圖而以小宰及司會司書當之未見允當今別爲

負版考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鄭注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

輿地圖賈疏漢蕭何收秦圖籍以知天下阨塞廣遠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以

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民財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均齊天下之政

案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其土會土宜土均之灋皆由土地之圖辨之也

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

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注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荆州其山鎭曰衡山其澤藪曰雲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鎭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鎭曰沂山其澤藪曰

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鎭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廬維鄭讀雷雍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鎭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鎭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淄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鎭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

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
宜黍稷正北曰幷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
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
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凡邦國制其職各以其所能
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案職方氏辨九州同貫利制職貢皆由地圖辨之也
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職方氏
掌天下之圖與其人民之數要地圖必兼民數二者
原相依也民數無定故每三年大比一獻之地圖有

定不必三年一獻之矣若夫陵谷有變遷水潦有浸灌物產有豐耗繪而爲圖獻之天子以上下其職貢亦有不可缺者至於春秋之世列國疆域伸縮無定地闢則民數亦增地蹙則民數亦減民數即附於地圖獻民數不得不獻地圖矣

司險掌建九州之圖周知山林川澤之阻達其道路

地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注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疏九州地圖乃諸國所獻以入職方土訓乃於職方取九州地圖而說

案司險土訓之地圖蓋皆取之於職方也以上所考皆邦國之地圖若夫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都鄙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稽司書掌國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此二者皆畿內土地之圖其圖爲財用而設凡在書契版圖者百物財用也於邦國之貢版無涉薛氏引之以爲邦國之貢版誤又小宰聽閭里以版圖注曰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案此土田之圖非土地之圖薛氏亦引之以爲邦國之貢版尤誤邦國土

田之訟雖亦有版圖決之而閭里細事不盡獻於天子以上圖

地官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大比謂使邦國簡閱民數　大司徒掌邦國人民之數見上　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人民之數要見上　秋官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

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
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案司民中士六人分掌六鄉六遂此卽鄉遂縣之民
籍而司民總其成也此經所言亦王畿以內之事而
邦國亦各有司民之官三年大比以其三鄉三遂之
民數詔司寇司寇獻於其君以獻於王邦國之貢版
於是乎在矣其獻於王則小司徒受之所謂大比則
受邦國之比要是也小司徒既盡受諸國之比要則
上之大司徒所謂大司徒掌邦之人民之數以佐王

安擾邦國是也至於職方氏天下人民之數要則又
受之大司徒者也
夏官大司馬掌建邦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七曰簡稽
鄉民以用邦國
案此所稽者邦國之鄉民也但簡稽其鄉民而不及
其郊遂者此為師役之用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
國一軍皆出於其鄉故簡稽其鄉民王有征伐之事
命之出師則各帥其鄉之軍而至也
內則子生三月之末由命士以上父執子之右手咳而

名之告宰名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藏諸州府

案州伯即州長也此雖士大夫之禮然庶民生子自生齒以上亦獻其名於閭史閭史每歲以其生齒之數獻於州長州長則由鄉士以登諸司民矣此鄉之民數也其郊遂縣鄙亦由遂士縣士登諸司民所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也（以上籍）

又案負版又凶服名衰服記負廣出於適寸注曰負

在背上者前有衰後有負版敖氏繼公曰孔子式負
版者以其服最重今案鄉黨既言凶服者式之則負
版已包在內無緣更言式負版者惟皇侃論語疏以
凶服爲送死之衣物故以負版爲衰衣之負版然經
云凶服者著者字明是身衣凶服之人則負版者不
得復爲凶服之人故謂負邦國圖籍者是也

後學丁世嶬校